藏密齋集

三稿作二

二稿作一

先生稿本藏曹師塗乙

歸餘稿作節堪

雜著自序

雜著三卷一卷爲掖垣雜著斷斷焉奉法以抑當世之倖心者一人幾倖而不得即有數十人代爲之幾倖而不得者是怨之藪也二卷爲世徼文于予與予之自追而起者軼去存者無幾心所不容自已而弗及爲者先孺人行實先叔君與府君家傳泰宇先生及其叔子允和傳陳貞閒行狀趙歸父母夫人傳云乙丑夏五廿有七日書于臨城道中

藏密齋集雜著目

熊叅政膏徐布政從治叅語

免覲叅語

王滇撫三善叅語

李武清誠銘疏叅語

毛總兵文龍叅語

封典叅語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 奏放還以全性

命闕 擬具而不果

告病闕

雜著

藏密齋集卷之十一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雜著一

罪輔議 代同垣艸主者微有所改定

先皇疾革之故中外一辭神人同憾孫宗伯入覲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粤自龍漦煽處足智工妍思以其屬毛離裏之親暱奸大統胏腑綸扉辛癸其著者也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大本爰

定而陰凝冰堅謀廻益棘　慈慶之梃幾幾五步之內反守發奸者以考功之法當其時豺狠露齦道路以目雖其間相劘相刃厥變千端而囂張差者如出一口誰秉國成亂臣賊子接踵矣　神祖登假　先皇御極反側者逾不自安進文衣之勝進纍下之劑進純火之鉛既削且弱佹寫佹燔即金石鑄體其能固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爲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其間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于君亦惟以其

不討賊也況從而爲之地乎故辛癸故相厥罪惟均而三逆所憑抑又甚焉褫官奪蔭疾與鄭養性同黨立竿崔文昇首于槀街杖李可灼比于榜淡斯罪尊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爲人子爲人君敷天斯以爲人臣也茲春秋之義也 壬戌五月廿一日

答邵上蔡揭

楊李一案近王希翁老先生亦以職論爲正職可以無言矣但邵上老揭又以李尋老疏中勘出語爲移借之實則草疏者上老也勘疏者尋老也於職無與也又以不參盧受與量政府之無它爲借楊李以罪王老先生之實則盧受之放逐猶屬議罰楊李之立功近于議官故不同日而語也若初疑政府之相爲表裏繼詰夫人慕求寬者之爲誰氏職疏具在人耳目似亦無

與上老事矣職愧無他長獨其無霸心無借法

不借人亦不借于人此則職之生平耳知我罪

我是在上老辛酉十月初一日

答蔡元岡揭

邸報中見蔡元老老掌科有招兵非令道遙一疏爲杜將軍催甲器等項謂見在司給則給之不則發與價銀自買自造是也而徵若委咎于廵視科道持目破之疑而泄泄視之則廵視者不受也何也職等承乏以來事屬軍需無不立應從未見有公移領狀爲杜將軍討甲器者即欲發無憑也即欲任咎無可任也至以目破之疑見咎得非爲舖商李揚一事耶日者王大司

空以庫鐵不數便須召買而京師鐵價每斤一分六釐山西鐵價每斤止三四釐原疏具在可覆按也及李揚到庫具領前徃山西買鐵則每斤三分二釐價太懸絕雖欲不疑而不可得矣
叅職信老成者之必不欺吾　君而竊疑鋪商者之不無冐破徃復訂覈自是巡視職掌而相緣相比頗皆好爲鋪商之言得無爲若言所中耶老掌科身都兵垣有日矣目擊遼瀋之失虜寧之失恐當有任其咎者咎不宜在廠庫之巡

覩也老掌科不日需次奉常矣猶不忘葦莩職

等受事未幾又當謝事縱竭頂踵爲勞幾何其

敢泄泄泄也　壬戌三月十一日

發抄賈浮弋疏稿揭

賈浮老道長疏自初心格於銀臺未上而流傳寖廣爰得寓目迴環展誦夫固一時情事之案也昨邸報中見張鳳老道長代爲昭揭甚亟則以其原稿告之天下不尤親切著明乎事關國是代爲發抄倘中間句字傳寫差訛者望銀臺出其原疏正之謹錄其傳稿于左

議雲南考試官揭

頃職以酌議滇黔考試官詣部覆貴州且弗遣
而雲南則從吳玉麓楊大豫兩年兄之言謂其
以滇人言滇也職可以無言然職亦未始非以
滇言言滇也憶職去歲入都暫止郭外楊大豫
年兄同蔣澤壘父母來顧職詢滇事而楊年兄
云巳卜居南都矣巳職報謁復詢傅元老公祖
所言開建昌路者何如而楊年兄蹙頞而言傅
公祖于此路之被暴客也頃吳年兄入都對客

輙告以道里之苦無犬馬無飯食無公館從布
政司取銀百兩爲費間關四閱月始達夫楊年
允如此其圖父母之國也何樂乎先去以爲民
望兩年兄之憂其父母之國也一則曰無餉冊
則曰無餉又寧肯以一已之資斧爲桑梓憂容
有所不得已也職故以滇之情滇之言體滇而
不圖職言之不中如此也幸今議已定矣遣官
在通第兩年兄所以徼通道者皆其出滇者而
非其入滇者潘大行道自去冬𡘜年凡二公塗間

絕無影響則典試者之入滇亦未易言矣自雅

州而建昌自建昌而滇省數千餘里無夫馬無

飯食無公館何以速置郵何以防闗節辛大宗

伯兩年兄悉心圖之期于必達蓋遵之而不疑

較之不遵者之拄人心更甚也聯翩絡繹之意要

歸于無悞大典而已 甲子三月初八日

議雲南考試官弗揭 止不發抄

滇中試官已題矣所以弗出小揭者竊謂新開之道極僻遠又極險阻與試之官宜鄭重又宜周防自雅州至滇省數千里中間止建昌一道無府無州無縣無驛無遞似應條設事宜咨行本處撫按預備夫馬于雅州境上其有警去處檄各該民兵護行一路埽館峙粻使王文之使無驅儈之褻盜賊之虞饑渴之患即次之憂將日之滯而又多所檢押不貽以關節之累通上

國之聲教重漢官之威儀事既不可暫停費郎
不當重郵故揭之以補條設所未及而吳玉麓
楊大豫兩年兄復有一揭漫不及此乃慮職危
言爲規避者借口艸揭間見邸報題差爲旋續
部門大行二公二公皆賢者此無慮其規避然
職言固未嘗危危言者宜莫如楊年兄楊年兄
前疏不嘗云求一線之路而不得相與挺而走
險跋涉建昌扳荆棘滿目之危峯歷險峻難前
之絕壑視昔日關嶺羊腸瀘川鳥道迂廻轉折

幾于倍蓰乎此何危如之而今且云此滇蜀古
道非創行貿易者都由此也前疏曰滇程較昔
倍遠曰非寬以五六月未可訂程今且輕輕拈
出數站二字數站之僱募而須藩司之百金耶
前疏曰大小相嶺之間艸寇出沒又傳公祖之
被桑客出于楊年兄之口入于職之耳今且云
歸省坦然若全無寇賊慮矣前疏云仕于滇者
苦欲遠未遠之逡巡不肯遐遐不肯去更僕未
易數今且云畏此簡書絡繹而往者比比矣何

不一月間而滇中險夷遠近往來多寡之變迥
異如此夫御史不足以重滇必王政大行斯足
以重滇則王文之使亦重矣抑何據而今日辱
之以規避明日辱之以規避耶寧居祖籍數歲
不歸望故國而悵然者此際此情亦或宜反觀
而曲體也爲今之計獨賴兩年兄急急按道曲
悉心計條上當事咨行滇中一一預備以候試
官之至無悮大典此爲京考勸駕之實事吾人
爲天下爲鄉國在實料理不在虛議論也 三月
十一

戰車參評

奴思糾膺朔不及夕倘真有向虜干輛可以滅奴而朝食亦何愛一萬二千四百金不以付將作哉獨馮左參疏屢經詳議未有確然相許者今鞅鞅焉望之監局之內臣即勇于懋公孫立朝風節不常如是既見有五式奇車在山西厥不妨會知兵者反覆詳議車果可用即左參躬任之無號呼之監局也抄出議之

敵臺叅語

向議環城以築敵臺而事從中輟葢慮其萬有不虞遂以資冦爲內嚮也近且增築重城矣設無門戶之險而徒嬰城以守此足以爲守乎董奉常欲於京通間亭堡基置以通咽喉而便屯守此足以扞敵而不以資敵又綢繆牖戶之外庶幾費一分金錢猶增幾重險阻也且費不過數萬而即舉忠毅有幹辦者任其事目前似無急此者抄出速覆行之

織造条語

歳改段疋向屬有司織解萬曆三十一年內承

運庫題改兩淮鹽課內臣魯保監掌則以織戶

王一鄉謀充檢驗委官故也而浙中司房如傅

時茅茹等所爲侵扣段價詐害民機者憲案纍

纍具矣四十三年題遵　祖制復歸有司民方

稱便而李監復有此請侵扣之故智又見于應

天撫臣之疏彼時浙中撫按極言併監之不便

不謂該部曲從監請而今又蔓及于八閩也方

內多故先以周人心爲主倘曲狥一二司房之
慾而舉東南數千里之民力奉之萬一吸髓不
堪致有他故未必非該部不敢固執之一言階
之爲厲也　明主可與忠言老成必有長慮何
以塞近日閫中之請何以回前日浙直之　旨
抄出詳之

袁閩撫一鶚湯侍御兆京徐叅政鏌卹典

叅語

吳中以閩撫袁一鶚侍御湯兆京叅政徐鏌請卹何薰猶之並薦也兆京侃侃立朝爲鳴鳳爲爭虎不竟其用以殁而不得與一時被譴名臣共徼卹寺之旌加秩之議不宜少[illegible]若祭葬之條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其德尤原有知且以愛之者爲行詐也袁撫爲稅璫所縶一時代縶司道迄今尚有遺議而欲與賓方伯同年而語耶

典有以死勤事之卹謂其抗節不屈死綱常也
犯顏諫諍死國是也銳銳先登死戰陣也危城
固守死封疆也碌碌庸叅於義何居恩濫卹典
邵湯侍御宜惡酧其身後之秩袁撫徐叅抄出
發之　癸亥閏十月十六日

陳閩撫子貞邮典祭語

閩撫陳子貞之撫閩也行業無稱勳勞未著向

叨邮贍有餘榮矣即今有援子貞之例以請者

止怪其濫觴于昔而子孫陳乞又圖葬㦖耶長

此不䘵濫恩何底抄出覆之　癸亥閏十月十六

日

楊忠愍公請葬恭語

邇來于郵者大都曰賢曰死事曰 特恩忠愍之賢斯眞賢也已矣忠愍之死而不死斯眞死也已矣忠愍而荷 特恩斯眞無忝于 特恩矣百年梧檟滿眼蓬蒿抑何槃槃乃忠愍藁葬而 國恩未究也撫臣茲舉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歷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更爲讜臣再起者立感恩圖報之準乾坤不夜精爽如新非沾沾爲人子孫榮門戶者比抄出速覆之 癸亥十二月十六日

崔考功殺語

不孝者無所容于覆載之間律著十惡亦不赦

而又慮世有怨家者妄以不救之罪誣人也曰

親告乃坐慕嚴慕慎矣崔考功不勝藏怒宿怨

于其弟致不得于其母訟之官夫天下有屬毛

離裏之親而露齶剒薄與兩造角是非者哉部

院以勘覈聽之撫按夫亦謂其居鄉諸不法事

其不善或不如是之甚必詳覈乃有以服其心

耳若挾母誣告之語考功業已目供正律所謂

親告也所當坐者何皐笠佚勘耶若儼然冠帶
不爲終朝之褫恐龜然之性爲猊爲梟詬詈之
詞無倫無脊勘局固未易結矣盍若以其待勘
而覈者勘之不待勘而已覈者覆之冏其獸心
剔其遙氣五刑九法裨益兹多與前覆固前行
而不悖也抄出覆之併咨撫按速之甲子六月
初一日

程楚臬寰劉浙臬可法祭語

浙中劉臬長以常調擢閩右轄癸浙右轄之缺又以擢楚中程臬長程之自楚而赴閩也其與赴浙無以異也若劉以其清方有執之品以浙臬仍浙藩則甚便更程于閩晋劉于浙此在主爵者一轉移間耳抄出酌之甲子七月初一日

董屯撫應舉疏叅語

趙營平之屯田罷騎兵留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其田皆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故舉得于外禍生于內今屯撫買地招佃拮据胼胝孳孳焉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以助縣官之急良苦無怪其將伯得助者思援之爲左右手以錢餉道兼屯省道請也頋津道守土官也餉道添設官也守土者或難兼夫水裝陸輓之役司餉者亦難責以較鏘量兩之勤分之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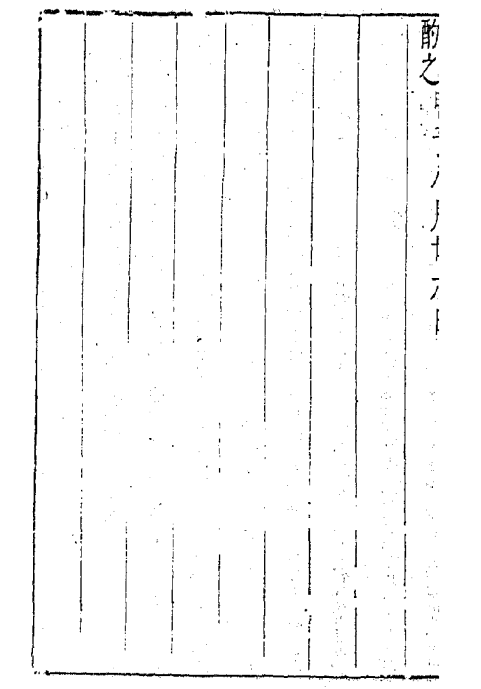
有暇可以相及合之則兼營必至兩傷且徐津
道起升已久不日當至而令錢餉道倏焉而居
鵲之巢使津道如藩臬銓政官方大　當商者
似守土者仍令守土司餉者仍令司　之爲便
也抄出酌之　甲子七月廿四日

張掌科篤敬潘道長之辯參語

楊掌科屢參典之處而致慨于張掌科潘道長之以私被錮也張僅浮泄所著而潘徑摘項田間未爲昭白公道之謂何夫當日與賢者同錮而今日不與賢者同升即賢者不介介于一官而有絲毫闇冒之處未耀于昭明司世道者之責也疏中當優者當起者抄出覆之　甲子八月十七日

熊參政胥徐布政從治參語

理漕熊參政陞山東臬長尋以徐布政調補徐昔沂州道也兗孽爲亂撫按交章謂人心思徐賢甚而徐亦揀徙丁南下以平亂自任矣是沂固不可以無徐而不知四百萬漕艘併亦不可以無熊何也漕艘未逹熊固不能卸其責也本科除將熊參政文憑扣下候漕糧抵京註限發憑聽赴新任外徐布政當如撫按議留沂漕道于冬間另補若新補沂道者不妨另推也抄出



酌之

免覲恭語

入覲之典　聖天子不能聲九埏八垓之窮黎而戶軫之又不能進羣黎共獨顛連之情狀而目擊之膝加之爰詔羣吏三載述職廉其不撫循吾百姓者而顯黜行焉爲百姓也水旱盜賊之不虞而議免覲爲地方之不可一日無官也適以爲百姓也茲不析某郡某邑某菑某害之不可無官但勘查停災淺者覲淺者留是專爲各官圖其私而非以爲百姓也徃年討事有撫

臣聞屬官之卓異而但以俸叙者蓋上下相比
以互營其私而全無意于聖天子之百姓疾在
膏肓不可瘳也久矣更可著爲令而教臣子以
便其私耶拔出賞之　甲子九月初三日

王滇撫三善叅語

數年以來東北憂奴西南憂奢憂安以迄今日在事諸臣生者功死者邺德意靡所不旁皇矣而爲奴爲奢爲安者自若也王黔撫解黔之圍不可謂非功渋入大方不可謂非勇乃人言嘖嘖所以致敗者不可謂無衆師辱國之辠向云十九是死今且云眞死矣死則其辠不宜苛求設果以子女錙重故致敗節亦未可錄也恐其論尚未有定也且張侍御之死遼難也贈尚書

賜謚廕大金吾又以其贈官貤及其祖父節誠烈矣恩亦少溢焉槩引爲例夫亦爲國典圖其繼乎亦頗比肩事王者先國家多壘之難而後私交所以待王黔撫者姑需之以俟論定未晚也抄出酌之 甲子九月初五日

李武清誠銘疏祭語

上公之爵國家所以報崇功　高皇帝盟白馬
指黃河而誓而封公者僅僅數人又未幾輒罷
鄂曹衛信降爲徹侯米顏且吏于皂隸也椒房
之寵光亦安得與中山關乎爭烈而貂璫蟬聯
動干章典以奉朝請抑未有　天子愛名爵不
以輕畀而敢復干者也永寧博平進侯爵後矣
武清尤而效之妄覬上公一請再請必得而後
饜不幾于亡等乎至人臣以死故贈官而又以

其贈官封祖父祭藩之臣不之官而竟贈三代之封曁受官在　懷沖太子既殤之後而尚引
恩詔拜　勅俱非法抄出告司封者一切力持之
甲子九月十　日

毛總兵文龍祭語

遼之衂于奴也誰有舉左足而宛遼者毛將軍帥二百人入虎穴辟疆死障將以斬馘爲功甚偉顧何以夫成人者俘也非名王舊叛之種非破軍殺將所禽儘不過出其不意捲荒落之不備而係累其羸弱不義 聖天子委東事于將軍將軍徒以殺羸夷徼 天子信威于海外不信等羸夷之首于西市不仁抑亦不武傳笑四裔謂王師零竊殺羸夷而獻俘而告 廟而今

中外羣工因以買功因以脫身不智抑又不廉然　聖天子方委東事于毛將軍舉朝之臣亦曰毛將軍必智仁信武廉以報　聖天子故不探文墨議其後閫外之權不從中制然主爵之權亦非閫外所得制也僇力行間者列其勞焉可矣其官自當聽之主爵者抄出審之　甲子九月十五日

封典恭記

封典之濫頃十五日本垣已代爲典封任怨矣何十六日又有茲疏中間予所不當予者仍多如文翰撰登第拜官同官邀之引例請封翰撰然曰艸茅之士一日登朝當圖所以報國不聞先覬私榮丰裁抑何侃侃而今且紛紛而未有已也且　覃恩三　詔　先帝不幸而棄羣臣　皇上登極亦已四年餘矣　懷沖太子復殤而干澤者何紛紛而未有已也本垣職言封

未敢者

駁此後毋溢觴不止不敢不與徵封者與封者

效相成之誼也抄出慎之慎之甲子九月廿二

日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代　奏放還以全性
命闕擬具而不果
職使署五星諫垣浹月值　聖主煢煢而在疚
際臯臣虢虢以圖生直糾大獄之寬致觸要人
之怒繼此發憤者再疏因而嘔血者數升火炎
如焚痢下不禁飯食全減氣息僅存病根從此
湿以千磨病勢在一生而九死重以狺狺多口
工讒詠而引說之長致茲磊磊素交爭匿景而
懼禍之及傷心已極吐氣何期既有口以難開

復何官之足戀伏冀台臺營其病非假托事已
難爲例不自陳名其代　奏但使孤蹤獲放病
骨還蘇縱不先溝壑以塡亦永絶雲霄之夢矣
辛酉五月二十一日

告病關

職拜　命以來恭年於此報　君無術顧影自

慙抑諾俛違之不適原吾自塞之不變學未融

夫氣質病遂中于膏肓時若提四支而置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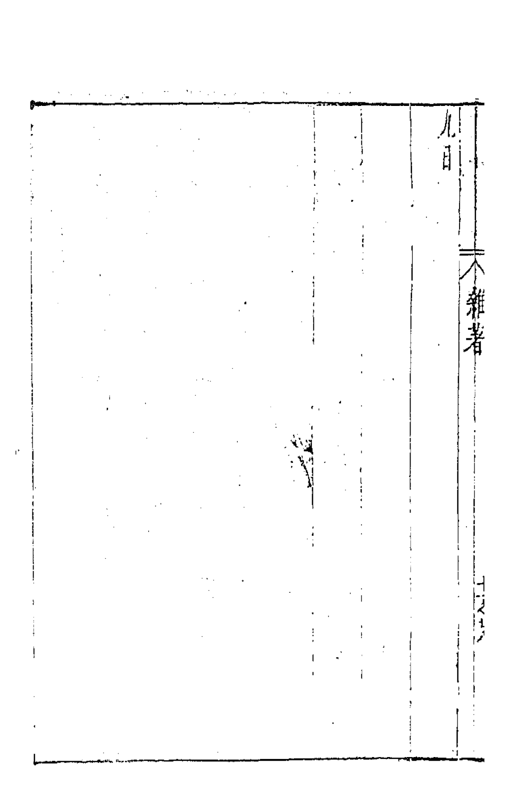
氷之間時若叢百骸而厝之烈熖之上寒熱眼、

而皆拂言過耳而隨志廣額脹而難冠雙睛突

其欲墮病巳是焫官之病官則非臥病之官不

能補闕而立　聖朝便當出缺而待賢者爲此

合關本科煩爲代　題允放施行　壬戌三月十



凡目

移戶部文 移吏部同

爲申明職掌事竊以天下政事分統六曹其間慮有罔上以行私者特設六垣看詳叅駁如事關吏部未有不由本科而可以互咨互覆者頃該吏部覆東征必須新餉等一本不知其所由來看詳原委則驗封司准貴部咨文也隨致戶科查取貴部原疏則原請敕下貴部轉咨吏部也似多方展轉以避本科之叅駁者然在貴部爲侵官在本科爲失職爲此合用手本前去戶

部司務廳呈堂凡章奏有關吏部者貴部不得
徑咨必經本科發抄其不經本科發抄者吏部
不得經覆此係本科職掌不得不爲申明仍乞
回文以便裁奪施行　甲子八月十三日

戶科移文

爲門籍事照得本職原以冒暑註籍蒙　聖旨

着職供職力疾到　午門前謝　恩回寓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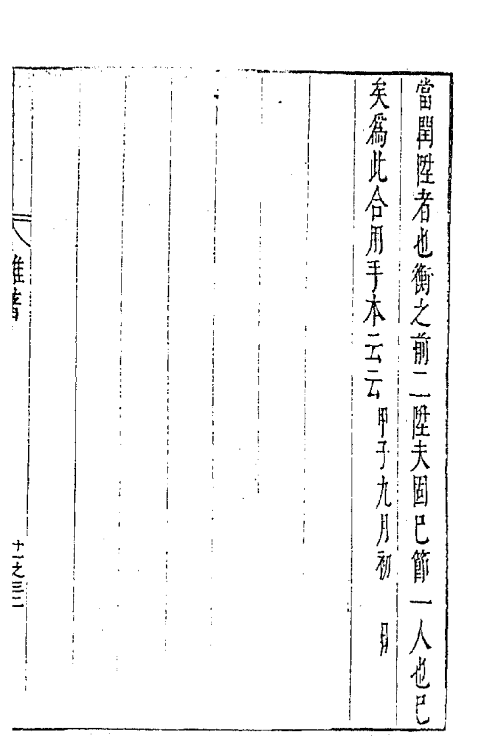
前疾轉劇霍亂暈眩難以　朝參理合註籍爲

此合用手本云云　甲子五月初二日

文選司移文

吏科爲陞轉京堂官員事照得京堂之陞至今日而稍當議節矣節之宜始於六垣夫先自節而後可以繩人也及查癸亥秋冬間兩垣中之陞者五人皆欲召戚明樞以侍序陞周朝瑞倪思輝以賜環陞惠世揚以資望陞再查甲子春夏間兩垣中之陞者後五人趙時用程註尹同皋以侍序陞朱欽相郭鞏以賜環陞今八月兩垣守典李精白以侍序陞僅二人耳衡之往事應

陞者宜尚有三人也工八垣陞序以倅爲主而當
其間陞也間亦論資今就目前都垣資倅之序
總較之倅則本科魏大中第一工科楊維新次
之戸科甄淑又次之刑科周之綱尚未履都垣
之任論資則之綱第一淑次之本科又次之楊
維新又次之然則議節議纔宜莫如自本科始
而槩以一例循之懼又失于過直也謹就資淺
者二人開列其宜履于左業論資矣何以先淑
而後之綱後之者爲其尚未履任也然均之所



當開陞者也衡之前二陞夫固已節一人也已矣爲此合用手本云云 甲子九月初 日

移虞衡司文

看得山西鐵價每觔不過三四厘此貴部之原題也山西地方鐵價省煤價省工價亦省此貴部之原題也及舖商李楊等前往山西產鐵地方收買煅煉而投領到庫每觔三分二厘似乎八倍其價所以徃復數四而不敢以輕狥也今准監督盔甲廠主事沈　送驗五火精煉鐵葉以實三分二厘之成說時事倥偬需甲正急兼鐵葉厚止分許工力頗多相應如議倂三火板

鐵每觔二分八厘亦尚有說葢山西鐵價每觔
止三四厘煤價省工價又省即鐵經三火不無
耗折一倍再倍而已足矣即道里遙遠轉輸爲
難更一倍再倍而無弗足矣五倍四厘之價無
觔止應二分今欲以官司之急公鼓舖商之趨
事以此中舊估潞鐵之價一分三厘者倍爲二
分六厘宜無弗足矣恐不應以就近買煉無所
不省之初意而反浮于京師市買之價也即二
分六釐之價亦自前乘其急而徼之終不可爲

秉例其寄庫銀七千兩即行照數給發本商上
緊買煉剌期解運以應急需解到驗收有不如
原式者各依差等照數遞減相應移覆爲此合
咨手本云云　壬戌三月十四日

甲子　朝審紀事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跪聽　嚴旨似坐大中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不投于口口欲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一疏再疏三疏四疏所以爲楊李請劍者具在　御前亦具在人人耳目也洎甲子　朝審聽讞諸公以遼左失事諸臣於樞輔遠鑿臣疏奉有姑待不死之旨四單概傳候　旨讞畢法司吏持簿挨序唱題次至大中大中不可大司寇喬鶴翁離坐大

中亦出離坐諸公咸起離坐大司寇叩大中所以大中日堯日宥之三皐陶日殺之三老先生今日之皐陶也大司寇日画題了商量大中日商量了画題大司寇日如何商量大中日若大疏將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眞獨以新奉恩肯故云候肯則晩生画題矣若併其罪狀涸從未滅則封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画題他日復有異同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頷之冢宰趙儕翁云不画再商亦可大中因揖

兵垣羅心華刑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六垣當有公疏論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又揖顧若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爲政顧若虛許之始散已而顧若虛劉鳥岑兩掌科復至大中寓屬大中起艸會十三道亦有公疏法司疏上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 鞫審始末也姑叙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

藏密齋集卷之十一 終